

花木兰的生命故事

文 / 葉俊良



您手上的这本《花木兰》，是法国鸿飞文化出版社献给法国大小读者的作品，2015年出版，并于同年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绘本）奖。出版《花木兰》之前，鸿飞从2007年起即有系统地挑选华语文本，邀请法国插画家参与，共同制作绘本，所选文本包括苏轼的《东坡八首·良农惜地力》和杜甫的《客至》等。法国创作者的想象进一步拓展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这些华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因而也在法国获得新生命。

克莱曼斯·波莱是早慧型的插画家，其第一本绘本《散乱的头发》获得法国蒙特勒伊童书展处女作奖，作品也数度入选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展。在忠于《木兰诗》核心精神的前提下，我把它翻译成现代法文，请克莱曼斯根据人物、情节和叙事节奏来构思这本书的图像世界。整首诗只用三段话来铺陈十多年的战事，绘本也只用三幅画面来交代这一过程，这让木兰出征之前和返乡之后的心境及其转折得到充分的体现。贯穿全书十四个跨页的，是克莱曼斯所领悟到的一个传奇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人生风景。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故事一开始，木兰坐在纺织机前，一匹布从她灵巧的双手下铺展开来，一条条平行的丝线化为水面上的波纹，载着一艘小船。这段文字并没有提到船，为何克莱曼斯选择这样表现？插画家的才能与工作就是要透过具体事物，传达深刻的抽象理念。绘者知道木兰的故事有一个场景发生在黄河边，河上有战船。这个属于未来的情景成了展现木兰心有所思的媒介，她在得知父亲被征召从军后勾画了自己的人生蓝图。纺织机、波浪和小船都是孩子知道的具体事物，经过绘者组合，却能在这里表达主人公面对现状，设想人生的心理活动。这真是太聪明了！

这是克莱曼斯第一次用版画的方式创作绘本，而且尺寸大，失败的概率高，她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刻版、拓印。她只使用四种颜色，就好比舍繁复华丽的现代语言不用，而用古人较为朴拙的语言去营造意境。另外，她使用剪影的方式制造主场景和背景交叠的层次感，例如“问女何所思”的父亲剪影和“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小弟剪影，这种多线叙事的手法让她得以完美地配合文字的缓急，掌握图画推进的节奏。压轴的一幕：“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木兰背后有一个屏风，屏风上的图案正是骑马的战士驰骋沙场的剪影。那是已经走过的、自主选择的人生轨迹，与第一幕小船的场景遥相呼应。最后一幕，木兰出门招呼军中伙伴，屹立的姿态有如自由女神，俯视被小船载走的、惊讶得说不出话的战友。

可能有些华人读者已经翻阅过法语版的《花木兰》，熟悉的情节虽配上的是不熟悉法语，似乎也带领我们回到尚未识字的孩提时代，而图画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帮助我们揣测绘本内容的线索。“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父亲的红色画像每出现一次，木兰的心就被揪一下。卷轴上所有男子画像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都有年迈的父母或幼弱的妻儿。这个画面邀请读者站在一个历史高度，看见木兰代父出征的传奇故事为千千万万、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坚毅性格留下了见证。“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可汗坐在画面右方高处，木兰从左下方出列，拾级而上。这个画面通过空间结构所表现的人物地位的尊卑差异，与下一页形成极富趣味的反差：绘者把木兰与天子放在同一个高度对话，不仅是对征战归来的木兰的礼敬，也是对一国之君人性面向的着墨和肯定。

插画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兼具逻辑性与开放性的视觉语言。克莱曼斯·波莱笔下的花木兰有可能和你之前的认知不一样，但绘者不受限于地域、文化与时代，回归文本本身所创造出来的图像或许更能鼓励我们抛开既定印象，发现我们自以为熟识的木兰其实有一个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

作为《花木兰》法语版的译者与编辑，我由衷钦佩并感谢海马童书不仅愿意投入心血编辑中文版与国内读者分享，还邀请我用现代中文来呈现这个故事。这是个重大的挑战，因为流传一千五百多年的经典很难被超越，一个新版本的价值会被放大检视。创作时，我时常回想当初把现代法语版写出来的过程，作为创作中文版的借鉴。

《木兰诗》是道地的汉语文学，字与字之间有空隙，其间发生的很多事与心境转折，即使没有写出来，并非表示不存在，这让它兼具古朴与灵动的美感。创作者面对现代读者，这些心境与事件要不要写、如何写，便有了取舍的空间，有了自由度。法语版在维持简洁文风的原则下，利用这些空隙描述了木兰在许多关键时刻的内心活动，拉近了她与法国读者的距离。

同样的道理，我创作现代中文版时，采用了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去贴近原文的音韵与节奏，并在字与字的空隙里找到创作者所需要的自由度，把木兰的心境与人生图景像舞台剧一样呈现出来。现代中文版如果是一座桥，桥的另一端不是古文，而是木兰这个人物的生命故事。就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中文版不是古文的白话注解读物，而是在不同的时空里扮演和古文一样的角色：通过文学，给生命带来升华。这是它存在的意义。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这段描述的不只是木兰重返女儿身的事实。一个人离家十多年后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再次做当年的动作，抚今追昔，内心应该是百感交集的。我和绘者着重保留这一段文字私密的氛围：克莱曼斯只画了木兰一人，身后的屏风上有一幅专属于她的记忆中的场景。这屏风是原文没有的，也可视为字与字之间的空隙，以及插画家发挥自由度的表现。如此相互唱和的图文形成的有机体，或许比起受古文牵制的文本与过度在意重现历史物件的构图，更能赋予木兰一个历久弥新的精神生命。这是我们的尝试与希望。

